

# 毛共對越南變局之態度

葉伯棠

自從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巴黎和談達成停火協議以後，北越和越共對南越各地滲透和襲擊無日無之。至今年三月初，北越結集重兵對第二軍區中央高原戰略要地邦美蜀展開猛烈攻擊行動，至三月中旬，越南總統阮文紹與有關高級將領會商，決定撤出中部高地，使戰局迅速惡化，共軍趁勝追擊，直逼西貢。四月二十六日，共軍以西貢為目標，揭開所謂「胡志明戰役」，至四月三十一日西貢淪陷。在這為期八個星期的時間內，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竟然淪落於共黨之手，震驚整個自由世界。越南關入鐵幕以後，毛共幸災樂禍，鼓噪不已，究竟其對此次越南變局之態度如何，值得我人探討之必要。

今年四月三十日，共軍進入西貢以後，當天，毛共以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三人聯名致電越共頭目阮友壽、黃晉發和北越共黨頭目孫德勝、黎笋、長征和范文同，對於共軍「解放南越」，「表示最熱烈的祝賀和最崇高的敬意」。在這封賀電中，他們表示：

「你們的勝利，開創了越南解放新的時代，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你們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一切鬥爭中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次日，「人民日報」根據電文的意思特別發表一篇社論，強調共軍在越南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小國人民抗擊和戰勝帝國主義大國侵略一個

毛共對越南變局之態度

光輝的典範。」「越南人民的勝利是印度支那人民團結戰鬥的共同勝利，也是第三世界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勝利。」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再度發表社論，重申毛澤東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的觀點，社論指出：「弱國能够打败強國，小國能够打败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够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這篇社論最後表示：毛共「將永遠同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同世界站在一起，同世界各國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戰鬥，把反帝反殖反霸鬥爭進行到底。」從這兩篇社論所強調的重點，是鼓勵第三世界各國對於大國的侵略，敢於反抗。

就南北越分治而言，除韓國外，在第三世界尚乏先例可援。既然沒有先例可援，第三世界沒有必要效法北越一樣縱兵南下，屠殺自己同胞。因此，這些社論除了空之地鼓勵第三世界採取武裝鬥爭反對超級大國以外，毫無別的意義。唯當北越和越共佔領整個越南以後，亟需重建被戰火所摧毀的國家，毛共不提及對越共的經濟援助，祇強調小國採取武裝鬥爭可以打败大國，從這些話中，隱約地發現毛共對此次越南變局的不滿。而這種不滿也是毛共與北越基本矛盾所在，且由來已久，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 三

毛共對亞洲的政策，自始至終即利用一切的方法，迫使美國從亞洲各國撤出駐軍，撤退軍事基地和廢止共同防衛條約。為了達到這種目的，毛共針對共黨國家和非共黨國家，提出不同的口號，把打擊的矛頭指向美國身上。毛共對北越的援助，鼓勵其南侵與美國發生衝突，也是屬於反美鬥爭的一部分行動的表現。這種政策是針對美國圍堵而發，可以追溯到韓戰。自從韓戰

結束以後，美國對中國大陸實行軍事圍堵政策。圍堵政策並非單純地遏阻毛共勢力的擴張，還有更積極的目的，就是削弱北平政權的統治基礎，最後促成自行崩潰<sup>①</sup>。就其表現的方式而言，圍堵政策包括不承認毛共政權，反對其加入聯合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禁運，因此圍堵政策就是在國際上孤立北平政權。

面對這種政策，毛共頭目採取反擊措施，這種措施包括三項：一、以意識形態為橋樑，強調毛共與蘇俄的友好關係；二、利用印度的關係，與中立不結盟各國的建立友誼，以突破美國的孤立政策；三、在幕後支援北越共黨與西方國家鬥爭，以便困擾西方國家，其主要的目的迫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地區<sup>②</sup>。

就毛共與美國在中南半島的鬥爭而言，韓戰以後，毛共幕後積極支援北越與法軍作戰，雖然受到美國的支援，法軍仍然遭受失敗。至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奠邊府一役，法軍受到重大的挫敗，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主張糾合英、法兩國，實行武力干涉，由於英國首相艾登堅決的反對，法國也無意留戀中南半島的殖民地，因而促成日內瓦會議之召開<sup>③</sup>。

日內瓦會議協定簽訂以後，以北緯十七度為界，南北越分治，法國勢力退出中南半島，使此一地區成為真空狀態，給予國際共黨滲透顛覆的機會。為了避免使中南半島相繼地淪陷共黨之手，產生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以及繼續執行圍堵政策，以挽救整個東南亞的危亡，美國必然介入東南亞。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總統艾森豪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發表聯合公報，在公報中指出：不論日內瓦會議對中南半島問題能否達成協議，兩國將共同推動集體防衛的計劃。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宣布：美國正積極與其他自由國家會商，有意在東南亞地區迅速建立集體防衛組織，以遏阻國際共黨在該地區進一步從事直接的或間接的侵略。至一九五四年九月六日，在美國積極推動之下，東南亞公約組織終於在菲律賓宿務都馬尼拉簽字。該項條約議定書明文規定：越南、寮國和高棉應受公約組織簽字國之保護。簽字國並承認下述的義務：在越南政府要求之下，各該國有義務採取行動，以對抗侵略者對越南武裝攻擊。若越南受到顛覆活動的威脅，各該國亦有義務共同磋商以便採取適當的措施。因此，這一議定書賦予美國介入越南事務提供了法律的根據。自此以後，越南成為美國圍堵共產

集團擴張的前哨，也是美國與毛共鬥爭的場所。毛共也利用北越作為反美的同盟。

#### 四

美國對共產集團的圍堵政策自始即處於消極態度應付共黨勢力的擴張。依照圍堵政策設計人肯南（George F. Kennan）的主張，蘇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武器，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所產生的矛盾，為蘇聯實行「世界革命」創造了條件，對資本主義實行各個擊破，達成「世界革命」的目的。為了防止共黨勢力的擴張，美國應以軍事力量作後盾，組織集體防衛體系，遏阻共黨勢力的擴張。以後這種政策發展成為戰爭邊緣政策，因為這種政策自始處於消極的態度，不是採取積極的解放鐵幕行動，使毛共認為有隙可乘，喊出美國是「紙老虎」的口號，呼籲與美國作針鋒相對鬥爭。由於這種被動應付的政策，種下了美國在中南半島挫敗的主因。毛共深知美國無意解放鐵幕，根據國際的環境和本身的條件，對美國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利用中南半島地區作為反美鬥爭的前哨，並以這一地區鬥爭形勢的消長，作為迫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地區的一種策略上的運用。

由於共軍在韓國戰場傷亡慘重，無力以武力發動對外侵略，此一時期毛共政權對美鬥爭主要的政策，就是製造美國與亞洲國家的矛盾，以期採取和平的手段，迫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地區。北平政權這種政策從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發言獲得證實，他說：

「我們絕不會侵略，也不會侵略任何國家，但也決不容許任何人對我們進行侵略。我們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和維護他們自由生活的方式和國家制度而不受到干涉的權利。同時，我們也要求其他國家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世界各國都遵守這些原則，並抱有互相合作的願望，我們認為，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的世界各國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他特別指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圍堵政策是「要在亞洲建立新的殖民統治；並準備新的戰爭。」他並說：

「美國這種侵略行動應該制止，亞洲的和平應該得到保證，亞洲各國的獨立和主權應該得到尊重，亞洲的民族權和自由應該得到保障，對亞洲

各國內政的干涉應該停止，在亞洲各國的外國軍事基地應該撤除，駐在亞洲各國的外國軍隊應該撤退。」

周恩來這篇發言，就其語氣而言，好像代表亞洲人民說話一樣，實則製造亞洲各國與西方國家的矛盾，以後凡美國支持亞洲各國抵抗共產顛覆和滲透，毛共就喊出這是美國利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口號。毛共這種和平攻勢至一九五五年五月萬隆會議達到最高潮。

毛共既然認為越南戰場是打擊美國的前哨地帶，越共游擊隊在越南的活動加強，與毛共對越南的政策息息相關。一九六〇年春，毛共頭目不滿黑魯曉夫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提出以「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作為對抗黑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接着毛共中央利用列寧生日周年紀念發表一系列的論戰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一定要按照「公社原則」，「通過革命手段粉碎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帝國主義在政治方面總是企圖施用暴力和實行反動的」，所以必須以暴力對付它；「戰爭是暴力所表現的最尖銳的形式」，故祇有「以正義戰爭結束帝國主義不正義的戰爭」。自此以後，毛共一再強調暴力革命。這是意識形態的論戰，對於共產黨人而言，意識形態是一種政策的語言，它象徵了毛共政策的轉變，這種政策表現在越南戰場上是越共活動的加強。在一九五九年，越共在越南各地從事零星的游擊活動，殘殺地方政府人員達二二九名，至一九六〇年，越南地方政府的人員被暗殺激激增達一千四百名。同時自一九六〇年開始，越共採取隊形的攻擊<sup>⑤</sup>。

甘迺迪擔任美國總統以後，越南情勢日趨惡化，甘迺迪與艾森豪和杜魯門總統的看法一樣，認為越南戰爭是共產集團與民主集團鬥爭的前哨，故主張積極干涉越南，派遣游擊專家監時達將軍（Brigadier General Edward Lansdale）實地研究游擊戰爭，增派軍事顧問和武裝部隊，任命洛奇擔任大使，派遣專家羅斯陶（Walt W. Rostow）和泰勒將軍（General Maxwell Taylor）前往實地考察，作為美軍支援的程度<sup>⑥</sup>。但是甘迺迪不認識共產統戰的策略，結果使美國政府與吳廷琰總統發生衝突。依照甘迺迪的想法，在第三世界與共產鬥爭，祇有民族主義才能抵抗共產主義的勢力，故主張爭取民心，糾合民力，擴大號召，成立兩黨制衡的政府，才能爭取全民為反共而奮鬥。基於這種看法，他認為吳廷琰任用親兄弟擔任政府要職，尤其

是吳廷琰責任掌管安全和情報，美國政府認為這是一種裙帶主義（Nepotism）。尤其吳廷琰對付共黨分子及嫌疑採取強硬的手段，美國政府也不盡瞭解，指吳廷琰是一位獨裁者。美國政府不論直接的明示或間接的暗示，都表示吳廷琰政府應該實施改革，以收攬人心。

美國政府與吳廷琰的歧見給予共產利用矛盾的機會。當美國支持亞洲國家民族主義者抵抗共產侵略，共產黨徒就指名民族主義者是「美帝走狗」和「反動派」，採取統一戰線的策略，依照情勢的需要，提出被人所接受的口號，做到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再選擇其中「最反動」的一部分，集中力量打擊之。結果在共黨的宣傳下，吳廷琰成為集獨裁、腐化和貪污於一身。一九六三年五月順化佛教徒反政府事件爆發以後，吳廷琰採取嚴厲的手段對付他們，美國政府要求吳廷琰改革未果，不久在美國默認的情勢下，楊文明將軍發動政變，吳廷琰政府被推翻，吳氏兄弟遭受叛軍的殺戮。使越南情勢轉變到不可收拾的局面。美國政府這種愚蠢的政策可以說是與共產鬥爭失敗的主因，今天美國在越南的失敗，與這種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吳廷琰政權推翻以後，楊文明担任元首，不到兩個月又被阮慶推翻。阮慶自任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然而在一年當中，又兩次被推翻。計自吳廷琰遇害以後，一年半以來，越南政治陷入極端的混亂，始終未能產生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政府。政府失去領導中心，軍隊也缺乏領導人才，結果軍紀敗壞，給予越共有機可趁。尤其吳廷琰在世時，他控制安全和情報部門，當時越南實行戰略村計畫，越共活動受了相當限制，政府統治區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但吳廷琰被害以後，情報組織系統趨於瓦解，反而給予越共建立情報系統的機會。待越共完成建立情報系統以後，當越南政府軍進剿越共時，越共早已聞風藏匿，使越南政府軍找不到主力；越共更師承毛共的游擊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祕訣，結果越政府軍找不到敵人可打。以後魏摩蘭將軍提出「搜索、摧毀」的戰術，仍然找不到敵人的主力，結果美軍在越南戰場調兵遣將，仍然無法贏取這場戰爭。歸根到底，美國不瞭解共產黨徒的策略，完全根據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自作聰明。

自吳廷琰總統被害，越南局勢日趨惡化，共產集團滲透也日益加強，一九六四年，越南軍隊在虜獲敵人武器中，發現大批毛共和蘇聯製造的武器，

同時在越南政治局勢處於混亂之際，越共游擊佔領地區不斷擴大，越南戰略村也被各個擊破。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美國總統詹森發表聲明指出，美國政府慎守諾言，協助越南人民抵抗共黨的侵略。六月二十日，魏摩蘭將軍接任越戰指揮官，二十三日，泰勒將軍繼洛奇為美國駐越大使，顯示美國對越進一步介入，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發生東京灣事件，美國轟炸北越，越戰全面地昇高。

## 五

美國把大量部隊投入越南戰場，毛共對北越和越共的支援也日趨增加，毛共對越共和北越的支援，可從幾方面來說明：一、基於中間地帶的觀念。遠在民國三十五年，毛澤東與美國親共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談話，提出所謂「中間地帶」的觀念。所謂「中間地帶」，就是根據地緣政治學的觀點，即美、蘇之間如要發生戰爭，在未直接正面衝突之前，首先在中間地帶展開鬥爭，毛澤東所說的中間地帶在當時包括美、蘇兩國之間的歐洲、亞洲和非洲。中間地帶的鬥爭實質即美、蘇直接衝突的前奏。當時毛澤東說美國藉反共之名侵略各國，實則為史達林對東歐、中東和希臘擴張勢力作辯護。基於這種觀念，當美國全力支援越戰時，對於多疑的毛澤東而言，自然要懷疑美國升高越戰的動機。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北平政權發表聲明，指責美國轟炸北越是「跨過了『戰爭邊緣』，走上了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第一步。」美國又藉東京灣事件作為「美國空襲越南民主共和國、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借口。」最後該聲明提出警告：「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人民是中國人民親如手足的兄弟，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豈能坐視不救？」

二、困擾美國。美國既然對越南大量增兵，毛共就以越南作為困擾美國的地帶，使其無力對中國大陸形成直接的威脅，因此，毛共大事宣傳北越與美國鬥爭。「人民日報」特別發表社論：要「向站在反美鬥爭第一線的越南人民致敬」，說「美帝國主義貌似強大，實質上是隻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同時並認為北越在南越的侵略行動「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任何地方在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中所取得的勝利，都是對各國人民共同事業的

貢獻⑧。」

三、製造越南人民內部矛盾。毛共統戰一貫的策略，凡美國支持任何國家抵抗共黨侵略，毛共就設法製造這個國家人民內部矛盾，故以前毛共宣揚美國在中國利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現在毛共又宣傳美國在越南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不但使越南人民痛恨美國支援越戰，甚至也誤認越南政府領袖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因此，當越南戰況逐步升高之際，毛共在政治作戰方面也日趨加強，運用統一戰線，製造越南人民內部矛盾，要求美國遵守日內瓦協定，退出越南。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說：「實現越南和平統一的問題應由兩個地區的越南人民自己來解決，不准外國干涉⑨。」接着這篇社論又把話轉到美國身上，社論又說：

「目前在越南問題上，是和是戰，鬥爭的焦點集中在美國侵略者是不是從越南滾出去。這場鬥爭的結局，不僅關係到越南本身的獨立、統一與和平，而關係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世界的最凶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才能有效地制止印度支那戰爭的擴大，才能使越南問題得到解決。」

「如果允許美國侵略者繼續賴在南越，不把它從南越趕出去，那麼，越南人民將會遭受更大的痛苦、災難和犧牲，越南的和平不會有，越南的統一不會有，整個越南的獨立和自由也不會有。」

「如果允許美國侵略者繼續賴在南越，不把它從南越趕出去，那麼，美帝國主義就將更加放肆地推行它的各個擊破的陰謀計劃，更加瘋狂地鎮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到處發動特種戰爭，並且更加擴張地侵略和干涉亞洲新興的獨立國家。這樣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勢將遭受到嚴重的損害，亞洲國家的獨立與和平勢將受到更加嚴重的威脅。」

「如果允許美國侵略者繼續賴在南越，不把它從南越趕出去，那麼就會大大助長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冒險。它今天可以在這個地區發動戰爭，明天就可以在那個地區發動戰爭。它今天可以任意在亞洲破壞和平，明天就可以任意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破壞和平。這樣，世界和平將遭受到更加嚴重、更加凶惡的進攻。」

外人所以不厭其煩摘錄這幾段話，主要的理由是毛共目前對東南亞各國一再重施其故伎，要求各國撤退美國駐軍和軍事基地，都是採取類似的理由。這是目前東南亞各國要求美國撤退軍事基地的原因。

越戰漸漸升高，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詹森總統在巴提摩爾演說中表明美國今後對越戰的政策是「迫戰求和」。換言之，美國一方面繼續對北越和越共在戰場上施以軍事壓力，使其無法從事侵略行爲；一方面美國提出使北越可以接受的條件，以求獲得光榮的和平。於是越南戰局繼續節節升高，毛共對北越的支援，也愈來愈頻繁。鼓勵北越拖着戰爭，使美國陷於越南戰場而無法自拔。

由於美國不求勝的政策，戰爭曠日持久，不但美軍傷亡日增，即使經濟亦有不勝負担之苦。美國政府決策者對於越戰的目的意見分歧，人民厭戰情緒越來越普遍，反戰的聲浪也越來越高。尼克森上台以後，提出以談判替代對抗。自一九六九年開始，北越鑒於本身遭受慘重的損失，幾乎無支持可能，決定與美國代表在巴黎舉行秘密談判。當美國有意儘快地結束越戰，毛共極力設法延長越戰，使越戰按照毛共的條件解決。故毛共極力阻撓越戰和平解決。毛共採取的方法有二：一、提出使美國無法接受的條件，主張越戰應照北越和越共的條件解決；二、鼓勵北越繼續鬥爭，「堅持持久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自力更生，發揚決勝的革命精神」⑩。「不要聽蘇聯的話，繼續奮鬥，直到「抗美救國的徹底勝利」。

由於毛共在後撐腰，越戰不但未能緩和，反而戰爭有更加擴大的趨勢。尼克森爲貫徹「越戰越南化」的目的，期能早日光榮結束越戰，作爲競選總統連任的資本，不惜屈膝以降，前往中國大陸，要求毛澤東支持並協助解決越戰。從現在情報資料顯示，尼克森和季辛吉訪問大陸，對毛共作了許多承諾和秘密諒解，如允許毛共入聯合國，對於「台灣問題」作了某些讓步，並暗示「美國有意放棄亞太地區」。根據這種資料和季辛吉外交政策的構想，似乎把亞太地區的和乎托付給毛共身上，希望在現行的條件下，維持亞太地區的局部和平，這種一廂情願的幻想無異給毛共擴張勢力提供良好的機會。但要維持亞太地區的現狀，尤其是中南半島的現狀，自然與北越力圖在短時間內內統一南越的目標背道而馳，故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引起北越頭目的耽心，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前，北越「人民報」在社論中指出：「尼克森主義

是美國在越南遭遇慘敗的情勢下的產物，它是「美帝國主義反革命的全球戰略，企圖分裂社會主義陣營，贏取一個地區而壓制另一個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培植反革命的勢力；尼克森的政策在於大國間達成妥協，並將自己安排強加諸小國身上。這篇社論最後強調，大國欺凌小國的時代已經過去，強權壓迫弱小的時代已一去不再復返；尼克森欲打開生路，但却走錯了地方，他走進了死胡同；不論面臨何種困難與險阻，北越人民只有一項最高目標：堅決戰鬥直至取得完全勝利」⑪。由此可見，北越對於毛共與美國之間幕後交易如何疑慮與不安，它指出北越絕不接受美、毛之間的秘密交易，堅決走獨立路線；也不接受毛共給予任何壓力與強迫解決辦法。

儘管北越的態度如何堅決，但是戰爭是現實的，也是非常殘酷的，最後北越在毛共的壓力和相互讓步之下，准許北越駐軍仍留在越南境內和美軍和平地撤出越南，結束所謂自欺欺人的「光榮和平」下，簽訂巴黎和談。巴黎和談簽訂以後，毛共與北越各懷鬼胎，毛共要求美國履行「退出亞太地區」的諾言；北越希望達成統一南越的目的。唯毛共要使美國退出亞太地區雖然季辛吉秘密外交的產物，但不能做得太明顯，以引起亞太地區各國的反感，而毛共也採取迂迴的策略，爲美國結好繩索，迫使美國退出亞太地區。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季辛吉第六次訪問北平，在公報中指出：雙方除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報中，雙方「特別重申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或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⑫。「季辛吉這種做法剛剛中了毛共的詭計，也是違反美國的利益的表現。今天在亞太地區設立軍事基地，駐有軍隊，祇有美國，也祇有美國才有能力表現霸權的意志，其他國家即使要想，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蘇俄策劃「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約六年之久，毫無任何成效可言，季辛吉遽然把美國既得的利益拱手讓人，表示不願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豈不是捆綁自己的手足，而讓一再主張實行世界革命的毛共填補勢力真空，說明季辛吉秘密外交醜惡的面目。

正當毛共在國際範圍內誘騙美國，使其退出亞洲之際，北越共黨，違反巴黎和約，在短短的八個星期時間佔整個越南，震驚全世界，促使美國重申檢討亞洲的政策。而美國外交政策主要設計人和巴黎條約簽字人季辛吉，

不可避免要負失敗的責任。目前美國重申對盟國的承諾等於表示美國並不退出亞太地區。這對於毛共的政策可謂重大的打擊。故北越揮兵南下雖然達到二十年來「統一越南」的願望，但對於毛共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引起毛共頭目的不滿自屬意料。

註① Robert Bl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pp. 366-37.

註② David P. Mozingo, "Containment in Asia Reconsidered," *World Politics*, Vol. XIX, No.3 (April 1967), pp. 366-67.

註③ Donald Lancaster, *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 Indo-Ch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16.

註④「人民日報」，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

註⑤ General W. C. Westmoreland, *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Report on Operations in South Vietnam*, January

1964-June 1968, p. 77.

註⑥ Richard J. 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 pp. 164-195. Walt W. Rostow, *The Diffusion of Pow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2), pp. 264-279.

註⑦「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註⑧「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註⑨「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迫使美國侵略者從越南滾出去」(社論)。「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註⑩「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

註⑪「越南快報」(河內)，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註⑫「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 毛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意義

裘孔淵

## 一 從四屆偽「人大」到理論學習

### 運動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在北平舉行的第四屆偽「人大」第一次會議，只是毛共長期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里程碑，而不是終結，鬥爭將以新的內容和形式繼續展開。四屆偽「人大」的「新聞公報」和張春橋修改偽憲法的報告，都曾提出了要「認真執行」和「勇敢捍衛」新修改的偽憲法，

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四屆偽「人大」的結果，雖然所謂「毛澤東路線」已經用「憲法」的形式固定了下來，但由於下述兩項原因，使得毛匪難以滿意，也使今天掌握着黨權的宮廷派心懷憂慮：

第一、新偽憲法雖然確定了「現階段」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只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但仍保留了部份所謂「資本主義殘餘」或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第七條「……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牧區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